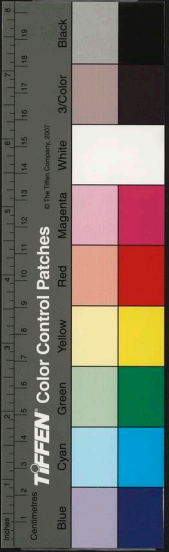


子察
 遺書馬光世書
 九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留禁中其
 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鏡者各舉以
 嚴事於嘉祐元年勅成唐紀七十五卷
 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原定元
 題解稱甫以別朝唐書煩冗遺略多
 兼侍讀事讀史本傳陳振孫書
 官右正
 字孫
 唐史論

34/2/23 v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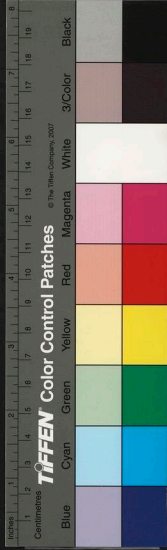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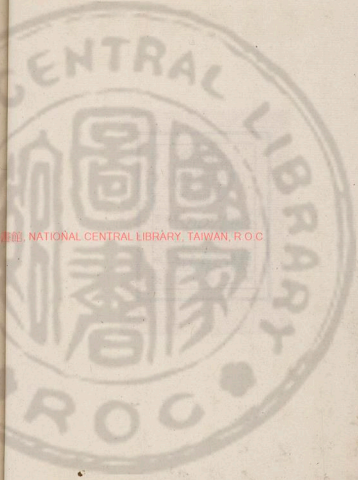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三卷

宋孫甫撰甫字之翰陽翟人舉進士歷
 官右正言遷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
 兼侍讀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
 題解稱甫以劉昫唐書煩冗遺略多失
 體法乃改用編年體創始於康定元年
 歲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紀七十五卷
 其間善惡分明可為龜鑑者各繫以論
 凡九十二篇甫沒後唐紀宣取留禁中其
 子察

遺司馬光世亦罕見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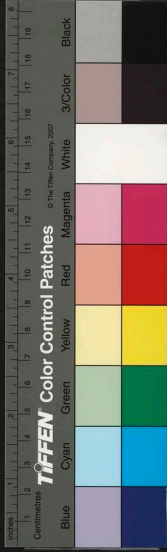
斷獨錄副

十七年嘗鈔版於劍州

後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黃準復刻於東陽宋史藝文志作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僅三卷蓋本從唐紀鈔出別行非其舊帙故卷數多寡隨意分合實無二本也前為自序一篇末附司馬光跋曾鞏歐陽修所作墓誌行狀蘇軾荅李廌書張敦頤後序皆推重是書甚至朱子亦稱其議論勝唐鑑云

壬子冬得是書於廠肆越兩載甲寅夏五月得宋八家字卷中有先生手札一通亦可謂有緣矣

咸豐四年六月廿二日滇翁記



唐史論斷三卷字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
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後詔求其書留之
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洙水司馬氏眉山蘇
氏南豐曾氏文獻美之侶與中曾鏐版南劍州端平間
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
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

唐史論斷序

宋修梁上國改正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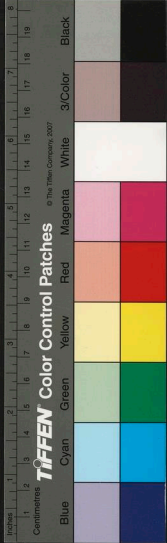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合尚書記
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事名雖雜付之惡六用陽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交言無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
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是

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言也聖人
出于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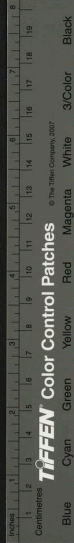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
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
此尚書春秋之体所以不全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
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
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
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
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
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
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
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為功也是尚書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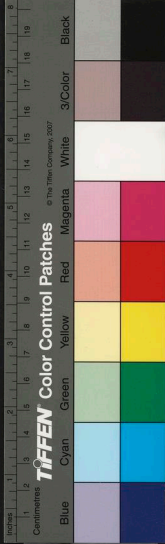
記治亂雖異其于功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
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行以
為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体創為紀傳益務便
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竒異細碎之事皆載
焉雖貫穿群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
為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同所失不
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臧則成
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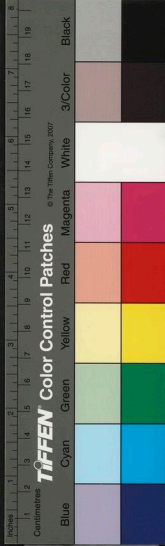
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
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
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因載于
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因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
猶是焉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雖載于
傳中其体便手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名君危亂不于
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
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体故列錄
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
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日其事
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日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
之經所日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
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日獨為記也
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因無所廢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
乃鍊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
不可為手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
典必論之以復古則况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
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



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
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
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
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何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
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
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事式大而不具或小而志
託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吳猥俗無所不有治
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離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
規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玄宗
實錄叙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
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
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
之體若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脩書之此于為
略若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脩書之此于為
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並采諸家著錄參
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
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
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任文意
其体略与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



全法尚書春秋之体又不取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
修是書不尚紀傳之体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
律歷災祥之事官戒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荅曰郊廟而下因因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
法度政教之体其倫儀制文則有司之書各有書存
為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
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具譔刪其文後以官守少
暇未能備其^具速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肝病
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偏秩粗成一家况
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于功戒之義謹之矣功
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為欲人君覽之人臣觀
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
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
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息不^唐之安
危常為世鑒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後劉文靜釋裴寂

復置十二軍

即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任房杜

魏公不避形迹

立建成為太子

後劉文靜釋裴寂

放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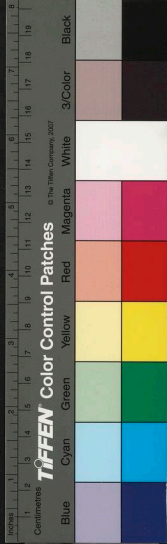
魏鄭公論治不難

朝廷之制

後盧祖尚

房杜相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鄭公溫房傳論
處置降虜

封禪不著於經

貶權萬紀言刊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廢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太后

劉仁軌李敬元統兵聖善王即廢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遂廢武后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陳謀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指推功李林甫上官

用王鉞聚斂臣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鄭諫諍

立晉王為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亦處俊諫令后攝政

裴爽請去后歸政太后殺之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帝后安樂公主進炳帝

傳位皇太子使主神武皇帝

開元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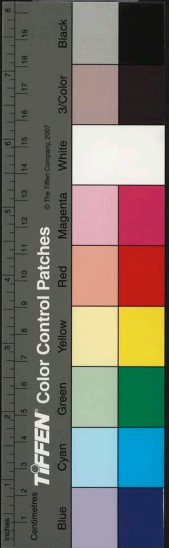
盧懷謹漢道薦宋璟盧從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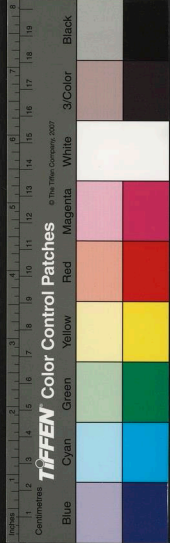
張九齡請斬祿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不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光弼新史崔衆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李峴降蜀州刺史

顏真卿降峽州

李棲筠卒

楊炎叛崖州司馬賜死

盧杞姦邪

疑忌李晟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李鄴辭平章事

裴度罷相位

韋處厚乞相裴度

貶杜元穎

保刺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讓太尉

貶李德裕

令狐綯繼賊

鄭畋罷相

賊陷雅陽害張巡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懷國

李寶臣復叛為馮承倩所辱

開豐州零陽渠原州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崔相崔損使併國位

用裴度相

注意相

失河北

劉光弼貶昭愍遇害

辦朋黨

鄭覃言開成政事

殺陳王安王

不能駕御李德裕

小節無又君天體

用韋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篡逆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於~~^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
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
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貉燕人彘騎之助今唐
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
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
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盖由茲失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全忠篡逆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於~~^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
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
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集騎之助今唐
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
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
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
其微功連歲入寇盖由茲失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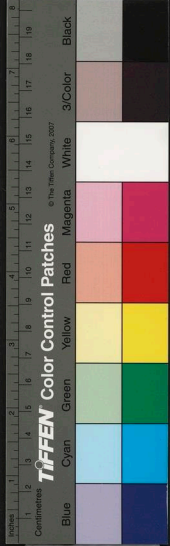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乎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

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静擇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静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静身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静文静失律則除名及每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殊厚可乎施恩于寂太優用刑于文静太暴二者無出于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人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
歷戰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
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脩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
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
任用已有功効何故与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
馬邑為使今得其地守之是托其入寇之路也世讓
任畫如是戎人反言与己國通謀其情因易察耳高
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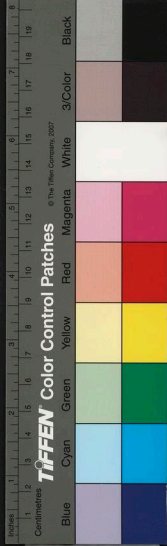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因常事不可一日解也中夏之廣外
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
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耳則武備可一日懈乎
况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
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任世之略何其淺也賴
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
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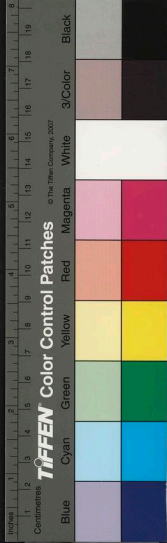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教著于經典者可見也漢之



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任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修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修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譖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正而不願仕也况隋煬荒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令闈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樂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手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即位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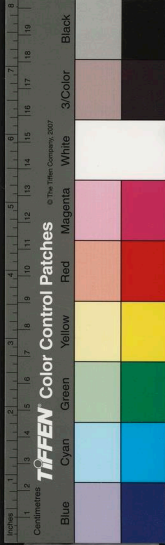
論曰或向春秋書國君即位必于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于此圣人以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頌命康王之語記成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絳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虛故于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祗君改元不全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圣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



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因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猶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之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現時而為之現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于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久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與起治道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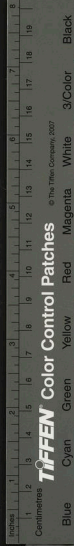


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
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
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
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與立教
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滯流于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
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至聰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
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
忠良之士論治俸補國事乃其志也無密有所助則

五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勅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
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閑說或有闕失從而正
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工下誠
通國體豈不羨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于人君
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
尔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
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劉
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逆之猶掩其過君
或不逆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
謂得其道



責封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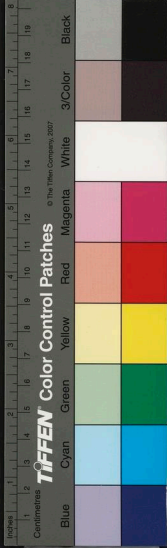
舉賢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屬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奉矣豈有人主責其奉賢已未嘗推荐但言無奇才吳能工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固國權常惧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罷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

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已之恩不知已之恩則不為已之党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于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所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固有姦如封倫者世所不察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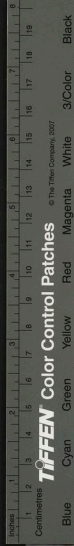


而赫々于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足宜乎正觀之
治也夫受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
用矣大_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之官並從而入或正其
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_大臣安敢不_正議矣諸司
長官正樹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
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
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狀馬以備急事
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官掖則姦
人無所附而事執不假于人矣教者皆朝廷大法為
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

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_大臣不敢
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
者無壅而入情尽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
之嚴也教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入君資性至
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_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_大臣
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于庭陳職者言事無
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
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_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添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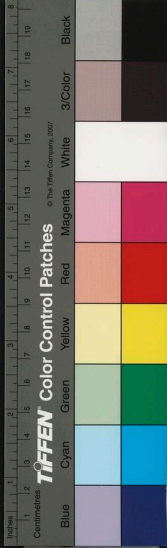


又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寸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則事机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尽心賤事已著功效使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于事故言之尔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尽其才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吝人言

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批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工之漸、若不以則徭紀弛而收移于下何以捺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固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剴嚴之体御于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于



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于避高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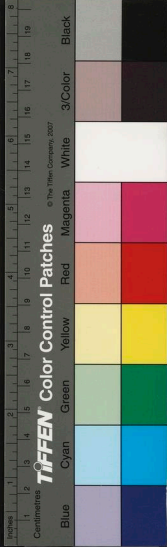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忘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于下或已之親旧也或枉為人諧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旧也或权势之親旧也以此避党而不辨辨又如有奸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权势之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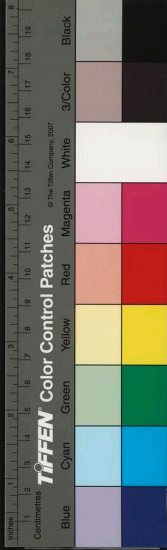
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尔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奸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為人所諧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失失太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向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之事而世



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諫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益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宮，朕用賢才，君官得其才，宰相得其大要，庶事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奉，况公于取士，各益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與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于後也。其他軍國机務，雖謀議不著，每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魏然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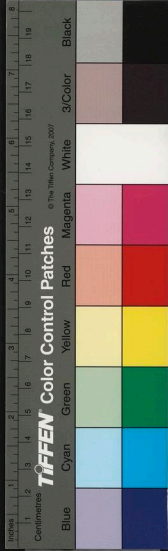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
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
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論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
乎夷狄之態弱則化入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
仁恩不能懷其心泛古而然也頓利之敵其部落之
降者豈慕德義而求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豈
首長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
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土之餘不能為患但以
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奈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
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遺居河南洛懷德惠
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交
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况靖
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諛人之言且謂靖軍無
紀致以虜中奇貨散于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
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慙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強
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得



其宜定殿凌中國文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
邊寧人非靖盪心兵衆尽力何以成此功且寔貨散
之軍衆是工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
但不知寔貨之有無尔太宗為君何至以奇寔為意
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賈靖之忠誠無所
能望不然君臣之間兩者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
命靖為相三之光其功德宜罪諫人以戒于後世可
也

封禪不著于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于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

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礼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
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凌災吳教至天下多
事益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礼思足以
當天意哉况此礼不著于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
引經典之文但地守之礼耳帝王地守每至方嶽必
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
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如
礼之礼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
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教尺之土此寔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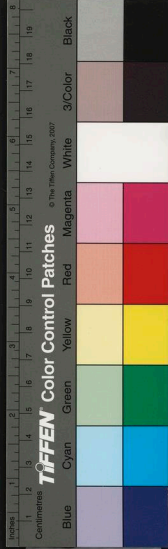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
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待臣曰
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首方以
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批改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
功名不逮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
敢驕慢則各益才節人臣各益才節天下事不足治
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副貶
權方紀言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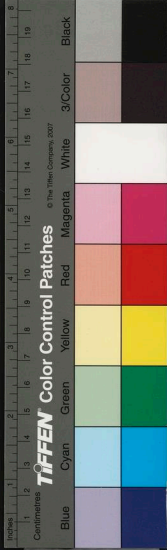
論曰觀太宗罪方紀言利真得天子之体天子為天
下所尊非心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

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于節用之有節天下貢
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
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
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
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
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凝未至危亂天
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于天下豈其本哉太宗
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
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
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



其後倅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忘念漢文
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脩乾陽殿除
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
心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于長公主魏鄭公
引故事言長公主尊于公主堂得以親受軍資送得
長公主工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
其員位文武官心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
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心六十万惟元逆禁
軍三萬及府兵番戍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
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
其恩外無倅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
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而前代圣主並所為有天子
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是
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立倅不抑所致耳所為侈
大物力固難以給君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
益甚倅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
尚儉德未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稅
倅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
為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于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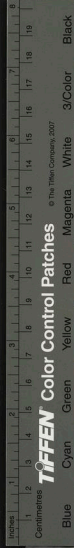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翱論修
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
正真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于後也正
現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修送
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
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
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
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
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于
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

之出見其小失尚致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
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
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
為忠魏公之心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于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
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
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
工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
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善戍守之勞又



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悞俟時乘隙合從
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
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遠太宗者慎無貪戎
土以起大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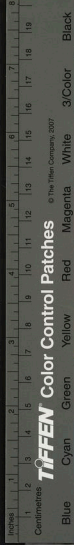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常有常禮理若嫡與
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于諸子也擇之
法取衆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
事未嘗有疑晚年帝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
晉王無疑何至投林自害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

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
善人情可為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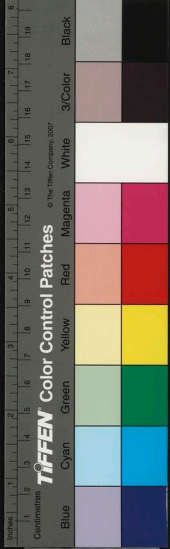
論曰心現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
宗陳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良怠之意臨天
下不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
殺主害民漫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
中國之革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
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
賢文諫莫非吾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牽中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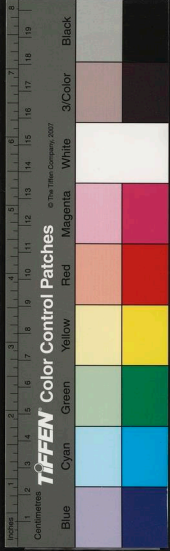


萬之衆驅之吳越，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尊，而遠戾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歎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約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急於滅唐，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心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共事。机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語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勛，故降瑋地，則中國士衆殞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困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擊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矣。以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曰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代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見而深憂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洎為遂良





所奏太宗叠前怒殺之迹其事状近于是矣君泊心
愛全体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無泊不吳太
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泊有罪而周隱之
又安得止罪泊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凌諫廢立皇后
事以忠直被譴毒人從而譖播之惟恐其無罪故苗
洎之子許寃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
諧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寔錄本敬播所修號
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日文
則遂良諧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忍言疑議

論曰帝王于後宮忍冤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
事者名于外蓋冤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
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番名于外又况
親族竊思競為氣勢內冤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
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冤
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拊循不干預
外事漫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
不能遵守神志中上官昭容等招权于外廣植姦党
天室中揚貴妃專勢于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教填
入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入主之尊

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節則宮室服用
既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
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
也既嬖之居度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
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毒人附之以竊權氣餒
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于後宮或有嬖寵能
以正規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
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

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勳能負李
寡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勳雖高勳重望位
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
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
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
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勳忠義之士但風氣
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
太子雖授以僕射勳之撥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
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
啟其心也



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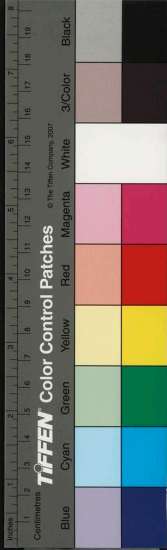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宗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
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書令三品同
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唐事唐事早於尚
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
聞國政此侍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
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授一
品僕射送二品今又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畧後同三品者止記
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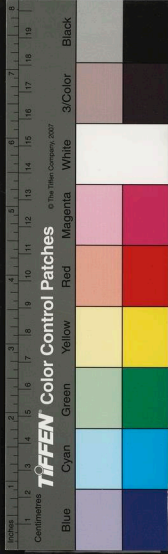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
文之辭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
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如先帝才人使
暹陰譖之計搆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亦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臨
陰威為戒也太宗臨終頌無忌遂良祿好兒好婦是以



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
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
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
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為聖父教
訓止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
袖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
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
為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態甚矣使文武
之臣蕃叢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表之
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貶移宗

社寔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党所贊亦由李
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
寧任宰相弼之重若猶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
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
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古僕射河南郡公褚
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
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
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
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
高宗無人君之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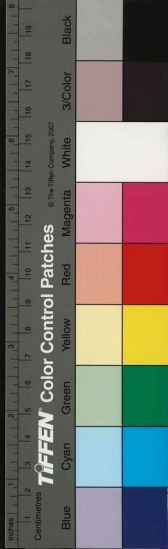
顯慶
即仁政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教徒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惠方士之言政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回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曰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點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謬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辨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寃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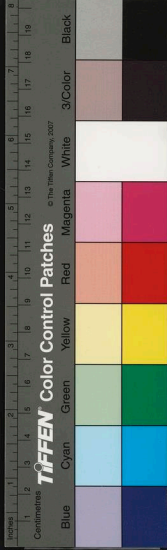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家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
人立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欲罹其
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况君象怒自謀
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投之豈人君之道高宗
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和人行厭勝決廢之固宜方
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中訐茲以不容所致若便行
廢黜后亦何所為反悞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
子之態遂便姦人衆后之意稱皇太子大臣殺之士
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治威叔日盛養成篡奪之勢
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
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獲其
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
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已所為夫當天心終
不行其礼高宗在位十餘年雖類先帝遺德生民安
業四夷不動秦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天子
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重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
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敬舉希闕儀物
誇耀天下再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芻見連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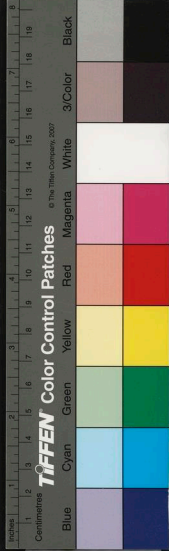


已豈非功德之薄安告於天又千象高騎之行勞費
民力千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
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
文頻仍是累天祐哉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
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
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
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
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安雖出太宗之諱然親平大

亂成就王業謚武且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
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
治古同謚文宣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
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祔曰神堯人必謂
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
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
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安
稱天后高宗遂據天皇帝尊祖宗二后用掩其過
嗚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竊祖宗亂典禮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徑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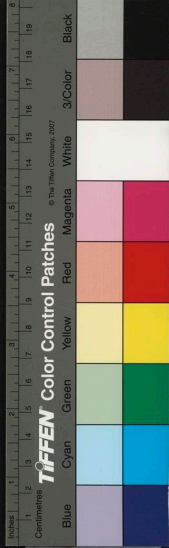
却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日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

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恊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輩預廢立皇后之議願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剝皮而殘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天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執詩李敬元統兵樂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_取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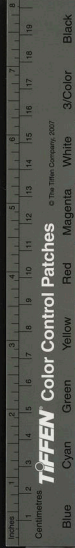
忘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使違事與劉仁
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忘其賢而違其議也
仁軌知~~非~~非將帥才法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
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
狗仁軌意遣之導致兵師敗歟自摘國威此時於知
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
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亦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

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裴懼憚中
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
之固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
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
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
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
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
也矣方區諫正其過又請讓政少子盜欲取人奇
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宗言
得從乎言既不逆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



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意矣與劉禔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且修寔錄撰國史者皆為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沒大業雖尊名中尊而天命未改之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政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但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為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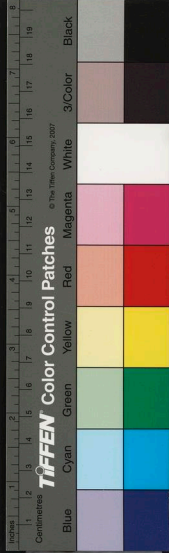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
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後智之性
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
庇己迺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
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
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
士不足於時尚敢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
相力薦衷之主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
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借天下大
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
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
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帝深
憤怒入於武后寶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卧不語事
是廢之為寔今述其實事書衷之彥範等遂廢武后
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
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說后擅威權乃逼奪
其位僭竊天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
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况寔廢之安可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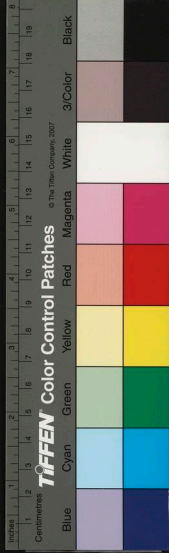


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
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薨於齊
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
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
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借竊之
號疆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禮
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
後也

高后安樂公主進嬪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

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
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
位之初過寵后父固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
廢流離艱苦几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
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
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常氏使預國
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
計賢者懼罪邪者受寵犯綱法度終然無一條理是
中宗惡愛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
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然何等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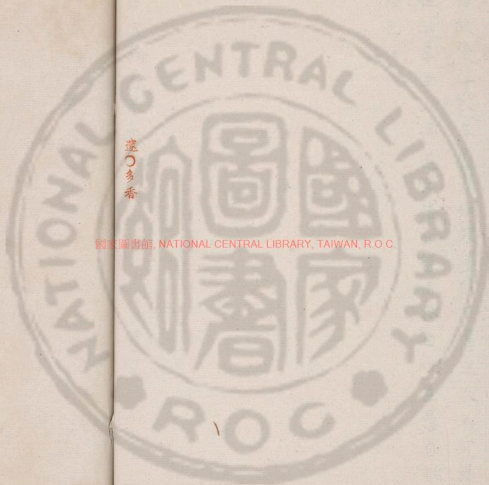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卷上終

爾故復位數年屏翳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
性歟卒至馬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
福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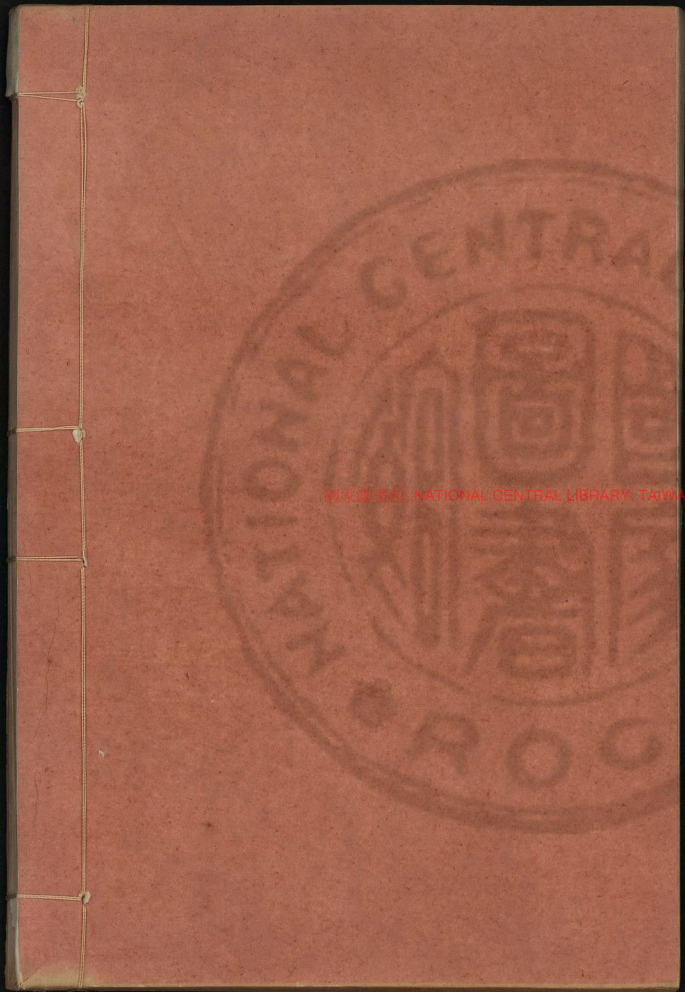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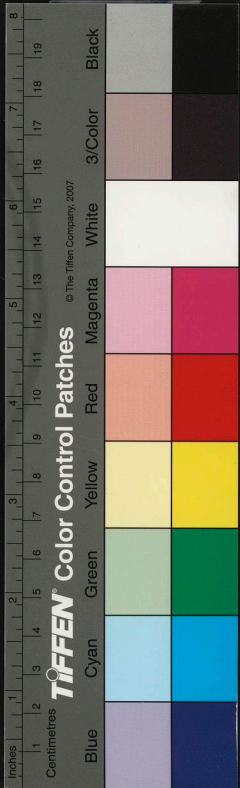
臺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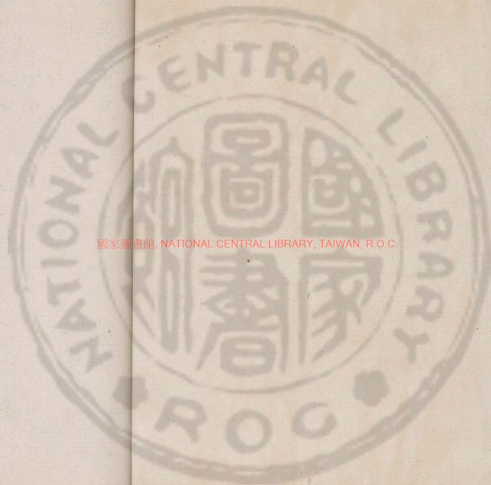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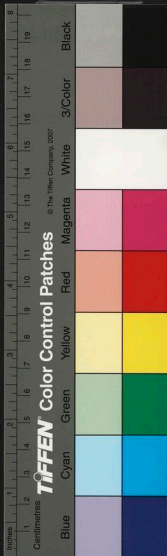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3412124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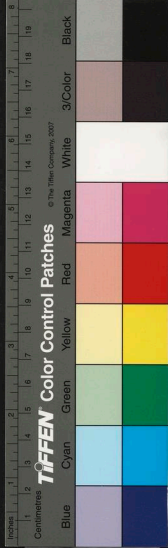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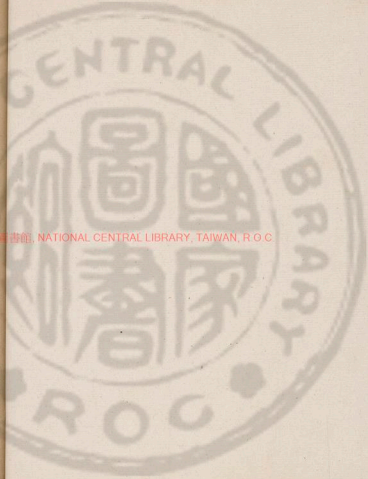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中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履不謹其事欺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景嘗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
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安其例所以或無禮而正
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
逆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安
知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
之計也秦何為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改使太
子稱帝而主細務內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醉豈正
乎故養成一妹大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

英果先事謀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
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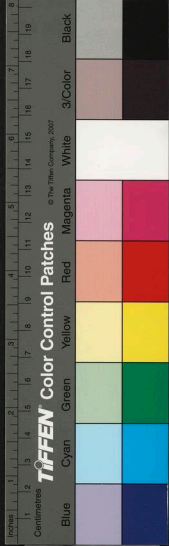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排議待之何以責成功
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
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
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華諫言交結一不能
動遂以大相行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敵時弊行之
不疑數十年終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
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

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政武后暴政之餘且
為韋康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
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
才智固能現時事之弊知受之之術一日當國政順
人心行之不難再明皇居藩邸已備時弊之甚即位
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弼舊勳素親
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未過于說遠在疎遠不
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
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
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帝曰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
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
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
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
皇中宗從韋康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
制網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西
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安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子
發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
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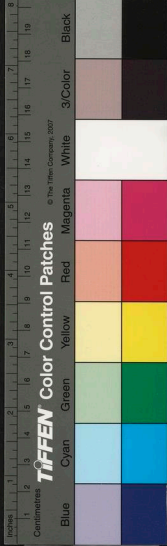


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
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且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
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机不稽
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
臣下常以古直諷之尚慮越遠可得更言何必稽古
以導其侈心耶

酸棗縣尉表楚客上疏諫娛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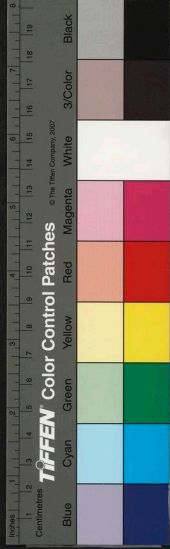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其壘內
外無事更有承平之風聽之故暇頗事娛樂以人之
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

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
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
至此事勢之常也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
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息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
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罷其人一罷
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共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
淺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
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
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
崇飾宮室由余訊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



止^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吳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党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故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樊然吳豪之性不能狃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誇娛樂猶倚任巨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君中材之主不及明

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擬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声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皆好^嗜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遺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由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或嗜好一形則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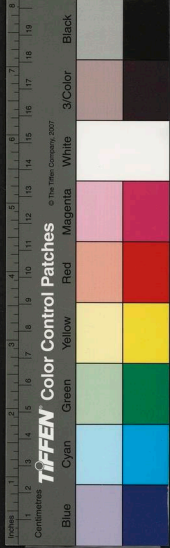


人極訥美之事由奉其欲而有所希矣。惟怠一露則
邪且陳安遠之趣尊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
權則党附必衆而檀恩威矣。感嬖寵之言則私謁盛
行而政令抗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
之亂然則天宝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
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從後言也。現
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言然懷慎與曾言
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從為時所託見主之過默

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
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
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
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
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
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親主微過而不言又能
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
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
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
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國郎官
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
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党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
可稱雖為韓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
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
韓休所荐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
力士吾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
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
相之後能議何事况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
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
請之事若有合于主意當攻其徑世濟民理道明白
始可無疑若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
未用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稍明理
道者豈不復慮哉况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
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
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
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
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
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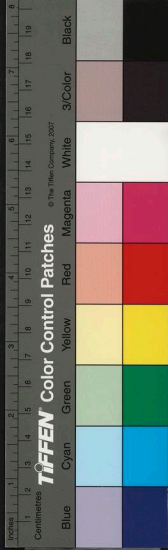


灵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内則
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
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宝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
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者肯而寵之
遂起大亂已惟播遷之福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
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
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

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不諒其心或以
忤意厭之或以立異忌之姦邪希旨之臣揣摩疑似之
事後而諛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
且欲聞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
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浮乎九齡以高才直
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事厭聞諛言方且倚
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
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
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
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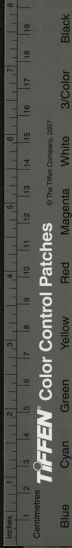


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遠
忤又聽姦言諛聞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
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
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
大患遷播之奪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
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
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勅明皇即位之
初勵精政事浣姚崇宋璟張九齡之佞徒為輔相盡

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夙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
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
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
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諛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
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
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徑歲
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
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異上以固主心
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
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室之亂乃為惡之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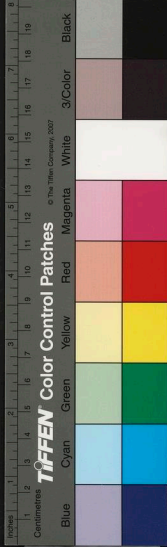


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之行事
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執其立之也非嫡不可
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
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
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
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
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
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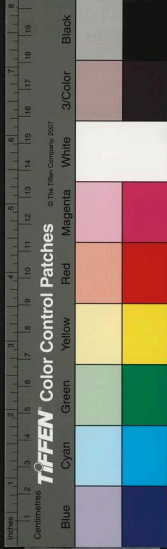
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益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
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
王頊河北元帥与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
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寔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
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蓋昭成方
娘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故曰事言
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
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家非他相可比故
任用以來言必從許必行現忠王之事實無密謀潛
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



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
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雖不定明皇意
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
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
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
肆凶計誰復聞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
聽納惟立壽王謂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
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天子而說稱忠王
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
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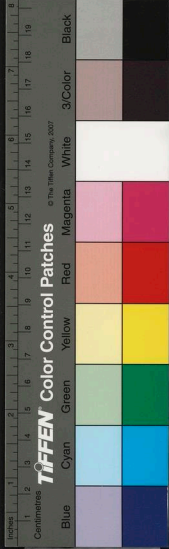
用聚欽臣王黼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
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充
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
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
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寬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
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欽固不厚但慮人才未
尽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
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
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寢廣



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罷揚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銍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成死邊遠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唐汝脚費冤痛之声徧于天下銍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美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手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偏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歛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尔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歆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銍聚歛極矣繼以揚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渡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寃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歛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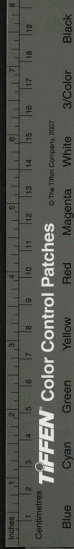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
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及計可知揚國忠
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
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
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
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
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
所親信委之以事必尽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
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譖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
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南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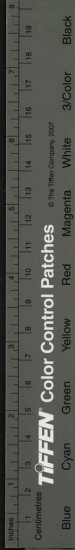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
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尽力
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
置朝廷於何地况灵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
當尽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灵
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奉詔交兵
驕慢將帥此固得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
國法於時天子亦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恣其無
禮遽行軍法朝廷臣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
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攘苴之
斬監軍以苴起早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寇臣
監軍目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恣
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
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
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恣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
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
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
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平時賊之功
高於諸將晚為諫人所問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
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
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
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
假夙怨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
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衆懼其^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
名既高固有嫉之又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
救援則雖陽陷賊寔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吞
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病其意遂極言排瑄交
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師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
其雜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
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焉却將復重其官与節
帥奪是心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
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無^不嫉意當南齊
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
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
絕無故意豈非有^憚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
止言進明嫉巡遠声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
言叔冀事卷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
遺落據許徐聞老人^{所言者}所言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尽其本
末唐史高通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
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
寔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
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



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可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苟不度事機不顧國祚之
其思明為祿山逆党罪不容誅但能泛耿仁智忠義
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
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帥封之
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後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
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
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
方歸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

豈國祚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党方現國
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宥隨而
圖之使叛者法其計此又豈事机也使思明後叛大
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
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
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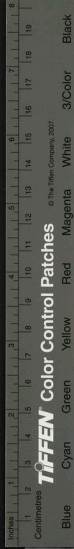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
慶緒反於東都兗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
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



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于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權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視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視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于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視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尽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懼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凡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奪無罪讓逐此固苟明愛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視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遂之遠郡獨為寃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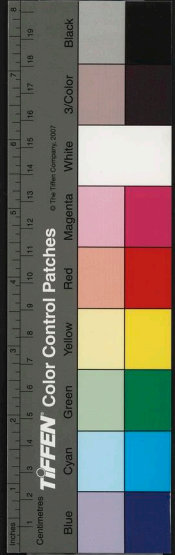
一聞人以護^微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
公卿百官承附者衆覲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
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悞也一聞人強橫天子不能制
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
制其姦惡不至於甚覲方尽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
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忌噫肅宗
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情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苗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苗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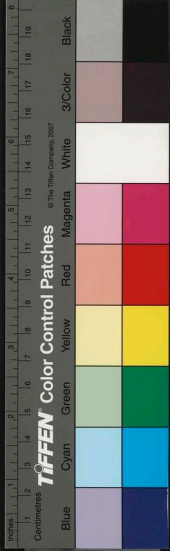
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
信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
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諫問遂
罷兵權李光弼戰伐尽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
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歟懷恩前送子儀知其
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謀以敗
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
帥乎又覲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
朝恩未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
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



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
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
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在將帥使之尽忠
有常道矣駕脚之銜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
容權倖之人聞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抗
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
而不衰替則尽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
子有矣

顏真卿降砮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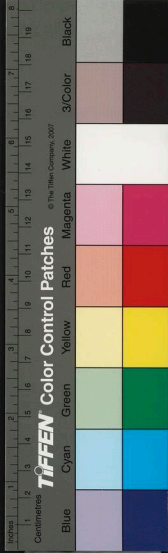
論曰若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党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
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遠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術然後大臣不敢擅取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厯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宝臣為馬承倩所奪復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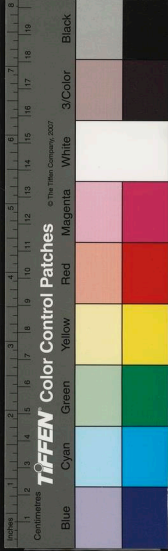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宝末為賊所據至宝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宝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厯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宝臣与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宝臣果能与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礼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黠



之心必尽交今日已成之效必尽力乘勝破滅承嗣
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室臣正己自以有功於
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淺跋扈必有一
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
之机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時進發致恩賞夫時已且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
承倩宣勞室臣無見貪惠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
室臣遺之百徧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室臣慙怒優与承
嗣相結正已窺之亦不尽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
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
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
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
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叔固不伴
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立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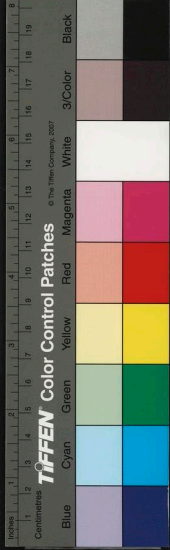


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感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捨載之惡族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捨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難察載之惡而斬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零陽渠不浚戾節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餉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逆人之善况浚渠之事戾節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逆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與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逆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



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有遺之者安得不從也從
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推乎
茲至公之道也矣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
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揚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揚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
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
公法始矣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
察虛實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
州叛罪之此君与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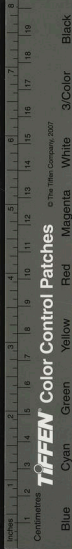
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
已也炎惧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
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
在乃已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說殺賢之過深自
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
已失道明固常憲使姦險者知惧忠憤者快心及擢用
虛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
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福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現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固討賊適足為患



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
患者復荒迷貧吾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
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
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閩
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
藉回紇助兵維子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
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載許賂遣及以帝女下嫁位
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冊諸鎮軍潰回紇亦
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渡籍回紇兵力
雖得數千人未助驕橫兗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
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不
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
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籍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
古事為驗乃唐事寔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
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益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
艱危之中復行謬計爾吐蕃築懸甚於諸戎結贊好
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遣使其發兵已與賊汎
交通為規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遣疾疫而退不然
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
兩受賂遺且恐割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



賊雖耗亡我亦曰渴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
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
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尽力於國苟藉夷狄之
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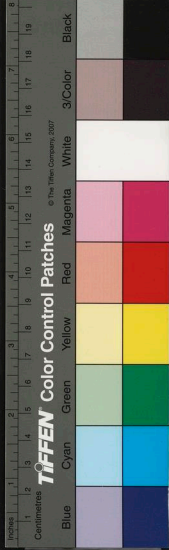
^房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德宗不知所以
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
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
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慳人臣希主所忌之
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祀

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
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
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尽力於平
賊也賊既平復婦京師又欲肆已所為顧朝廷之臣
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
性有所合也類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
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
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



賞及評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特功扶怨也晟雖
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
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廷賞表論
其道者知廷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廷賞必欲
大用乃諭晟与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
勸晟表存廷賞晟不諍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
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也廷賞既相為德宗寇待言無
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事存賢領稱從直
廷賞與不_可逐之_速郡_怒晟不解以謠言罷其兵
權又忌柳渾忠直_擢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

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隄以高之遠建議減官收
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擁抱真輩不_午逐_亂邊任又
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廷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讖
作相數月銳意報寬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
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
使廷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
矣或曰李晟言廷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
方成大功領兵推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
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
笑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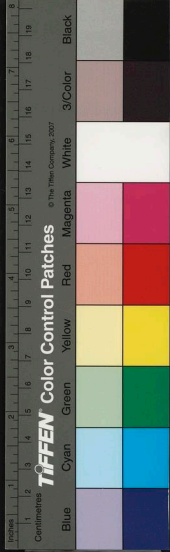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
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
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
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
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
且曰君哉未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
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省是功効稍有識者可辨吐
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承間諫之德宗遂惑罷
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

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
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
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
時無与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尽力乎他帥不
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有
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
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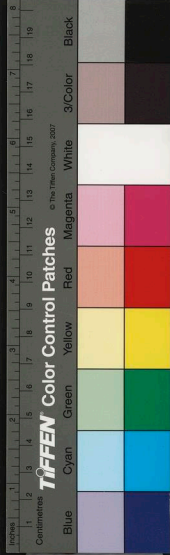
宰相崔損使解同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養生民也德
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



姦人裴延齡荐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
過為恭遜兼事便僻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
容寃之終身為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
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
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言者于政識盧杞奸邪莫非
深切姜公輔博學從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
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戎所詐尋如
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机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
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
無不得其辭要領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

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
免後加譴迹益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間也賢者既
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于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
不整朝綱日紊但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
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辭屈矣然人
主多悅恭遜便僻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
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
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于進于時奸庸浮志者
以其附已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
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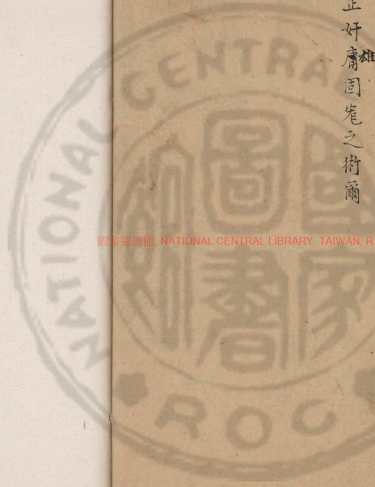


職但為恭遜便僻辟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
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
何謀議助國有何夙節者時由賢者所存即由叔倖
所引即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
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覩所為何
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益循嘿之人見
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寃
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浮位
君失道固不治我之寃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
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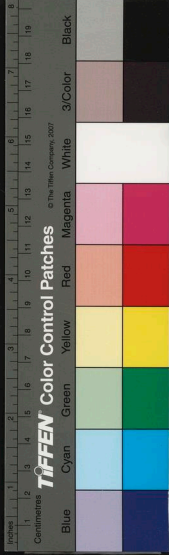
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寃爾此豈非不
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
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
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
其過不救其失陷君子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
寃位之罪人也故尽心于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
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踈棄之
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
在貞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
元和中夙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知倖臣所荐



竟辭不拜帝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
欲命判戶部澳嫉循伸貪位敗教墜辭其任此可謂
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力適革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
正奸庸固卷之術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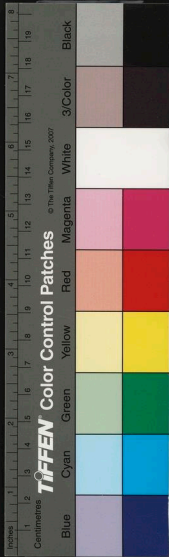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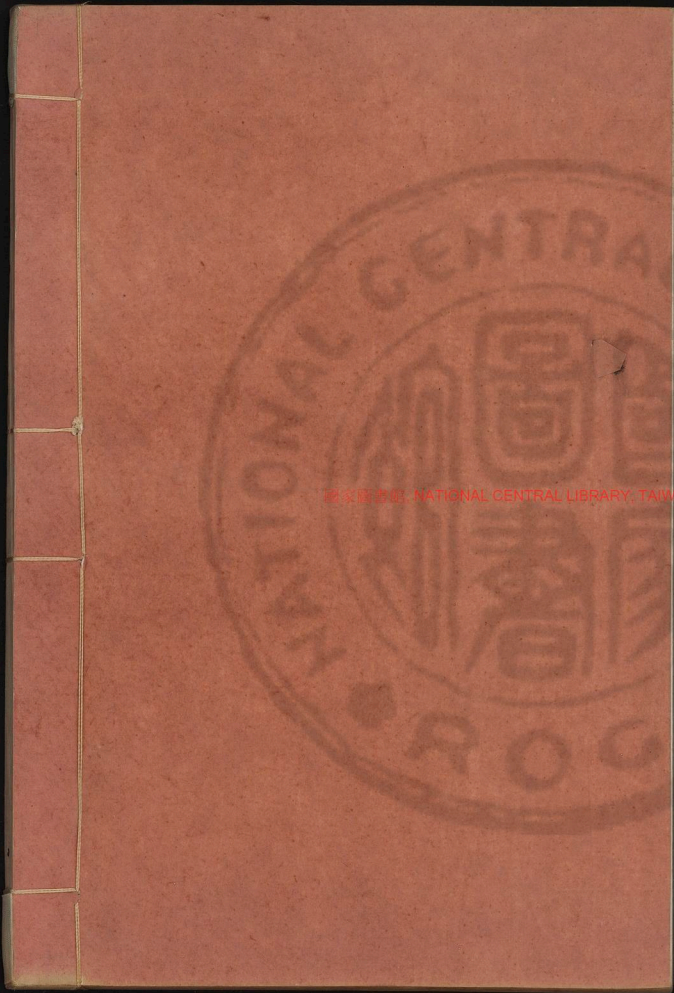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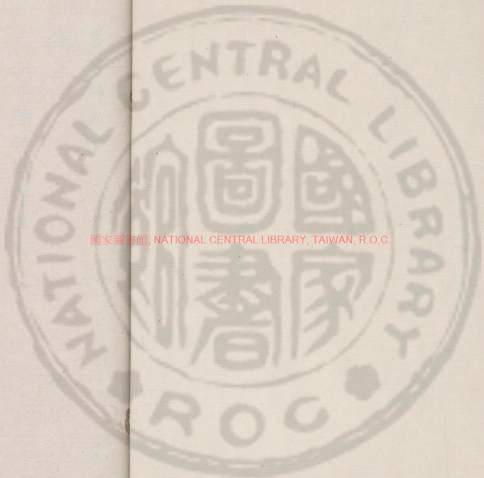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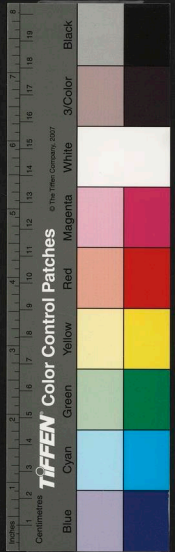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412125 v.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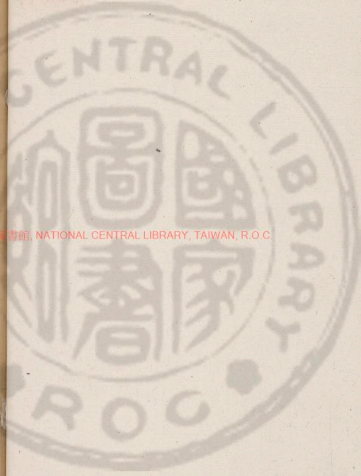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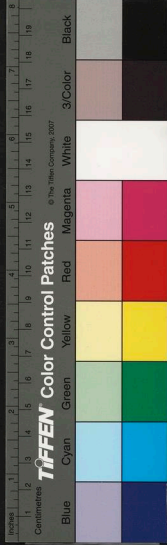


纂修梁上國改正訛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和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遠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戍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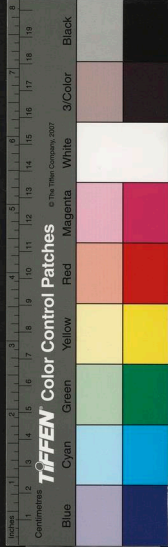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季安死懷諫一推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
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
正為子孫計一推子雖可取秦它鎮救援何必又如
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
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
推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
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偏任
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
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
起_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

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
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
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算如神真廟堂之謀也
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
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
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
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
諸鎮畏威知思平定西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
亮視吉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
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挽其謀至



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茲回所為也夫宰相謀
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
贊助若宋璟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
蘇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開元賢
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徐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
甫列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也其詣理者德輿亦不
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
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工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
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
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挽絳正論又與內臣相
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現此一事不得不為茲回
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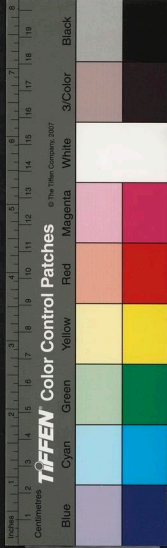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
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
為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
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未
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則其事
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
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



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
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
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
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
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衡元及傷裴度
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
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
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
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
害宰相不挽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
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向非明斷之才
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
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
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
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難出入顯重素不以公
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懷
光從事不顧凶逆氣餒而奮其忠義以即官使徐州
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



卽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
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廊奏罷之其不附
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瓘監軍承瓘方貴
寵廊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瓘歸朝薦
廊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廊與承瓘不相失者與天
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礼而已我謹
于礼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廊之意
止于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
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
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尔若謂廊素不以公輔

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
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廊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為宰相也廊耻為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全
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权
倖以進而不知耻者乃謂廊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
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
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
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覩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時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
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
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
雖有名將功不充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
裴^垣珣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
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漢之地得為王土四
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
注意于相也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
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

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
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
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雖易何繫于相之事焉
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
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德矣將才賊勢正
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寔繫于相也建元中和之事
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涇
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後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叔魏博反掌間耳
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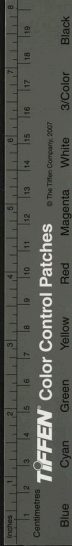
滔^等未叛^等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
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
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慮杞所
為險薄專招怨讐必无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敗^取東
松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刘闢崇
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
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刘擁代汝黃裳既薦名将
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切也裴度^續督
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
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章^乎然相之
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
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
元和之治建中之乱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
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速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
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嘗淮西之乱鎮^鄭連謀
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乱矣
憲宗既以明断用度^之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
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再



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
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鏞本以
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鏞姦惡之狀一不聽納
鏞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
付度支鏞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
賜度入言之鏞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
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
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鏞言罷度相位何昏
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
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也之事
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
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鏞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
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鏞以
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鏞得專養
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誘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
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鏞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
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
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
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
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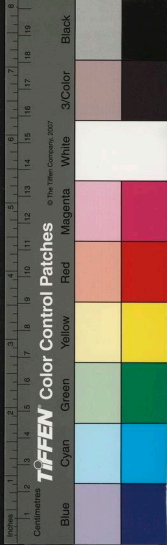
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各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
 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
 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
 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為相逐
 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
 賢相任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尔所以復失河北
 也一賢者相九四年平定天下數當才相不二年河

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
 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
 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
 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荅曰
 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
 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觀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
 德棣賈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惧幽自懼
 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
 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
 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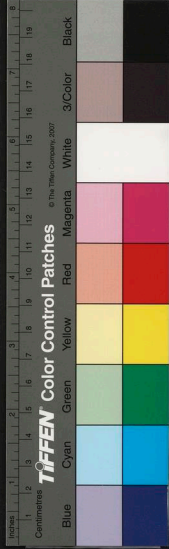


兵先以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
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
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徑制國事
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帶之主頌大勳德為輔必不至
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
悞宰相威略必不發敢叛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
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衆數常才相之衆亦
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眾也長
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
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
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
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滅至此在朝之人孰
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即官日常為裴度
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权臣之威
稱其所怨復不念已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
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
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至明則涂辨事理
之歸處厚蓋是道宜乎位至尊相才業名德重于天
下也

昭愍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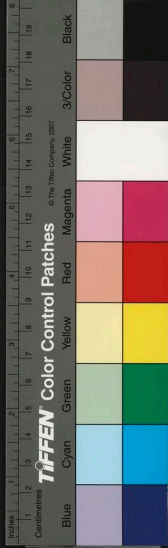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
納常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
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教視朝勤于聽政

以此觀之本非荒時^時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道亦庶幾漢

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
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

臣仇士良致仕戒其覺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天
子莫教閑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
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
重諸君常以毬獵声乐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
奇伎使一處感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机
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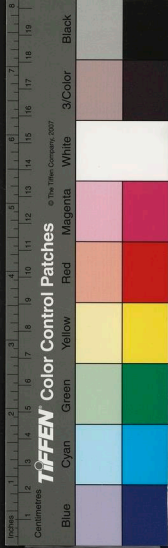


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宵日夜惑亂所言者多狗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感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凜乎

文宗

敗杜元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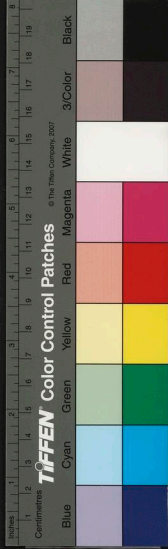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負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諫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聲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過昭慈冲年即位首進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圈恩寵以至纖悉倍歛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踈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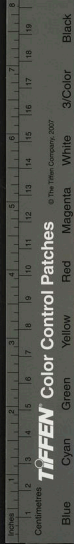
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_專侈欲以圖恩寵思
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
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
也現德裕之賢視元穎為何人蓋元穎窺愍宗晚年
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織人二長君尚若此
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
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飲民
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
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事
務誅剝以取衆怨_商盜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退
商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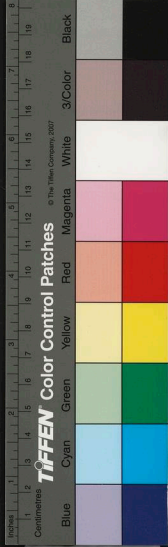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
竊威福亂國政也_朋所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
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
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
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
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轂並
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
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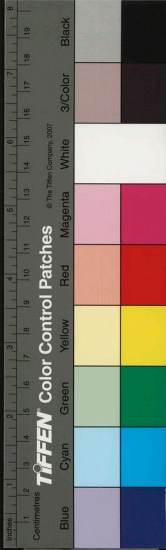
不能曲阿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跡，謀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己，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与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_讀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取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党。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党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皇甫鑄_傳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



度羣累言罇抑險之狀憲宗及疑度羣朋党罇罇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党帝曰他人之言亦与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罇之邪党如蒿皇之与蚊虻人々可見而憲宗惑之盖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观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々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明報錄怨排裴度丞李紳欺君冲絢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議言度之大賢雪神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遂然不能誅逢吉之姦党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党大惡之然观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輦在先^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誠時病李吉甫作相怨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為



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釵南雖因監軍王
賤言入言維州事文宗^詔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
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
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巧^功劾著聞任侍郎日結
女李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
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
矣又德裕所裕^典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党但則強之
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党之
累^然此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
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諸
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
雖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
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慈
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
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
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党
有何狀言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
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實于國病于人圖于
利其狀明白此朋党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
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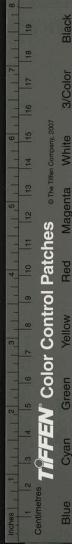
大則罪之小則踈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
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
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
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
則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
有朋黨之事或曰以能如此蒼曰在明与公或曰
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
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踈之則明
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雅善之事焉內
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
高力士以推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
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避裔矣肅宗
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
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
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
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
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
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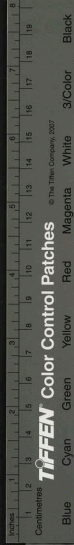


誣譖多不敵至及抑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
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鐵人裴均輩
附之徃之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
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讐以死文場甚恨堅乞致仕
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瓘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
無功劾尋以其竟袖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後復
寵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
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
不可勝犯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
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
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
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惡
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裊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
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
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
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
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
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勅示
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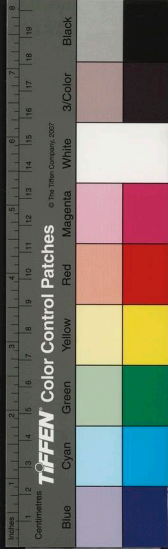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
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訛已要君
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
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
精亦甚聽納如內置鼓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
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爭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或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
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
罷^玉正彦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
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
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
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
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
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
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
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太陽
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
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
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舉此指為瑕釁盡



力排之輩與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羣言為過及罷羣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盖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懇以致太平為忠諫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体明斷為大也若之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以議不辨諫官怨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衆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君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臣惡詭迹顯露其黨冒敢附之况馮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机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



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
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
其覺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禍

狼

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無
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
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子
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
士良之譖乘禍狼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
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
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
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
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
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
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
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



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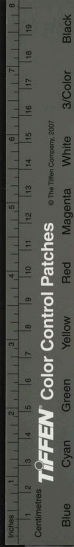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体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声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師惧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芳定兵進討太原兵戎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与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党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惧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



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
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
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
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逃逢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
則折其長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盛中書門下
議事必命諫官御史之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
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
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
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
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
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推毅^推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
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
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杖勢自重杖勢既重天子
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
怨者攻之肯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
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
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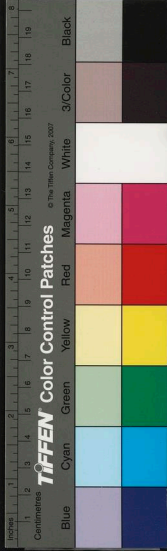


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
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
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
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所知平上党之際奏
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
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商宗閔已出遠
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
是舉其職乃不覆驗而黜之柳公叔方以才望為集
賢李士無故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
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笑何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
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常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
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
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
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
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
賢人君用大臣乎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
庶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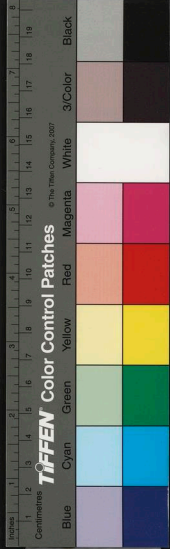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



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数年略無悔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為遠却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至牛僧孺雖宗閔寃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選商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急及涯餗子孫避村于工党者已為乱兵所害又為勅書突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惧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盖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权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頃功効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與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秉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懿宗

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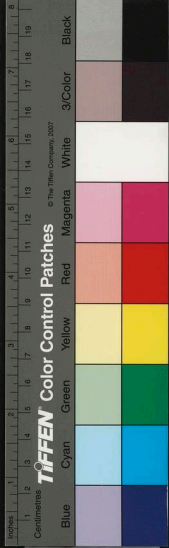
令狐綯繼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却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討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礼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

定儲位裴休奏滑乃曰若立太子服便是閑人此尤昧

人君大体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乱是宣宗



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洵之罪不容誅矣洵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孝保衛路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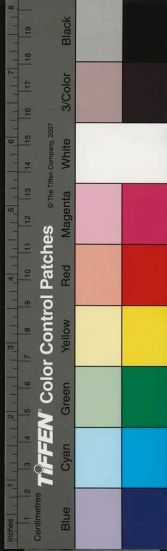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徒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

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系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避商保衡与巖乘勢陷入怨行貶逐二兇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



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
切多中事机但同列盧倚所倚不忠与内臣田令孜
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
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再何至
成大乱由朝廷衰微臣誤計任高駉宋威輩皆奸
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叔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駉
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
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
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
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還其銳危乱可測乎又
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
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
朝綱令孜克橫怒畋公正与奸党誣陷罷之僖宗孱
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于
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
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
忠出于巢党力屈朱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
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与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



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
報怨奏討甚得入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悛况帥宣武未久克用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
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逆鎮助之破全忠必
矣克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
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
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徑遠之謀失此机便卒致諸
鎮交乱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礼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社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為援大臣欲固权位亦結
藩鎮為重孔^緯綽有一時名望尚与朱全忠交通崔昭
緯輩固宜交卻岐矣内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
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而無
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思信
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
已厚但為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
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



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
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
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
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
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
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
苗胤逆之人久為輔相与巨盜晝篡逆之計乃亡唐
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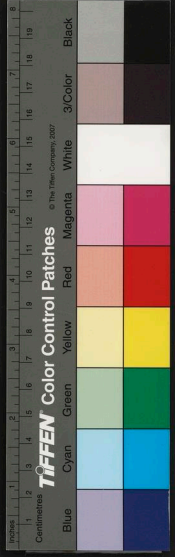
行狀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与人言反覆
經史工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
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其于此可以
現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徑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
登進士第杜待_行在樞密府荐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苗待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天



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乱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當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為胸中幹幹太極元氣浩々隨卷舒昔來諫官对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北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着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高子所除歸來已絕襮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史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砮
秋婦願事九江疎獲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陳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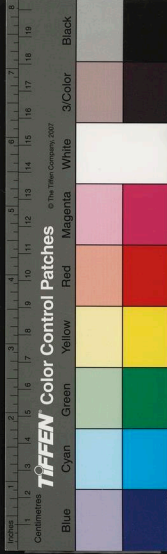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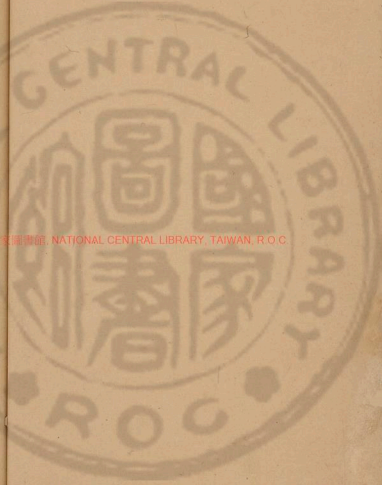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寘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
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
後世乃徵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
惡昭然可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
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々空言也其
史記全書自公授取留

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矧
來掌教延平會

朝廷寬錄書之禁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於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李者
錄鄭待聘叅考舊史重加審訂鏤木于類宮以與李者
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
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
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
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
於世茲不復叙云
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學

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
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
錢雕行由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
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
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鑄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學錄 劉光

學錄 鄭待聘

學正 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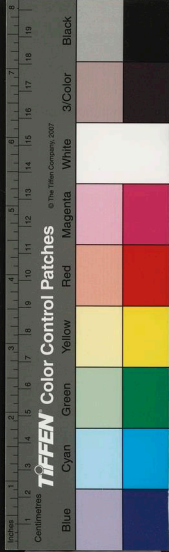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許

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道亭傳休止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入火及轉運解舍弟之子蔡親負其笥避於沿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路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親徵姚崇宋璟



論以与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興二年蔡自陽翟
求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
大恨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
書固願見而未之得之之驚喜曰子既我黃金不如願
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
天下使公之德業燁燁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
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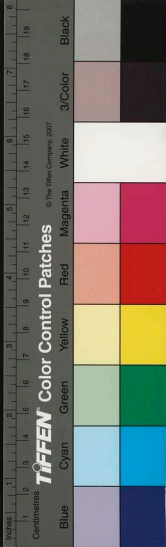
蘇東坡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瞭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悅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瞻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
人至論褚遂良不讚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至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官小差而無人



君大略皆舊史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

跋尾益復慨然

欲僕別書此文入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

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

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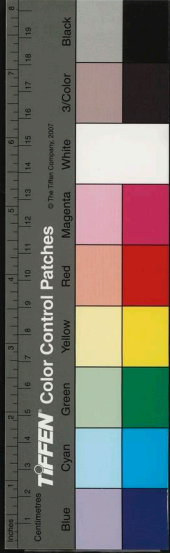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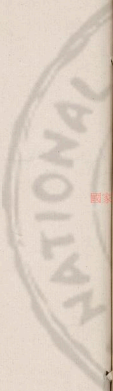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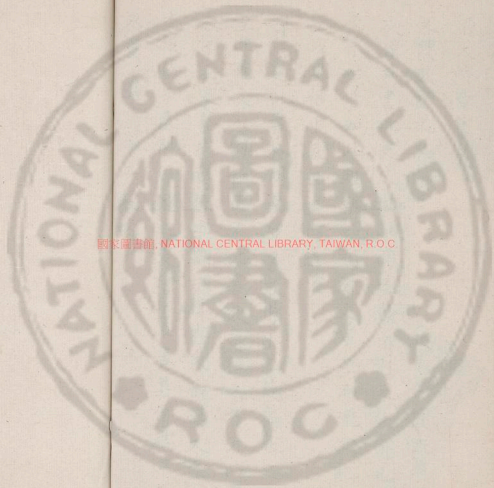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鈔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憂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鈔板于東陽倅廳之復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鈔板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